

蚌埠记忆

蚌埠的画像

□洪何苗

一直生活在蚌埠的人，对她肯定很熟悉。知道蚌埠哪里有好吃的，哪里有好看的，哪里有好玩的。若是问，蚌埠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可能一时真的很难回答。好在有作家王安忆创作的《蚌埠》。

我们与生活的城市总是密不可分，生活在其中的作家也不例外，作家书写城市，城市又滋养、成就着作家。如《北京乎(上下)：现代作家笔下的北京》借着七十四位现代作家的眼睛，让我们得窥北平城较全的面貌。迟子建《烟火漫卷》写出了哈尔滨的历史文化与城市故事；贾平凹的《暂坐》写的是西安城里事；陈丹燕在《陈丹燕的上海》中记叙了上海百年巨变中的日常生活……作家用自己的回忆折射城市的历史，不管这个城市记得多少作家，但作家一定记得自己所生活的城市。

王安忆1986年到1996年的十年间只写中篇和长篇小说，特别是这十年间的后三年写出了长篇《纪实与虚构》《长恨歌》，中篇《伤心太平洋》《我爱比尔》《妹妹们》，创作的井喷让她有了被掏空的感觉，于是停笔了一年。

1997年复又开始小说写作，第一篇写的就是短篇小说《蚌埠》。从题目看《蚌埠》应是篇文章，事实上王安忆只写了1万字的篇幅。因为她说：“我将这座城市当人，为之画一幅像。”在这幅画像中，蚌埠是安静和从容的，王安忆称“每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的。”王安忆先画出了蚌埠的轮廓，然后再将其中细节画出来，码头、淮河和火车站是她勾勒出的蚌埠轮廓，围绕码头、淮河和火车站，蚌埠向四周延伸建设。

“蚌埠是一个重要的大码头。”那时，沿淮蚌埠乡民来蚌埠坐船主要搭乘一日一班的轮船。“早一次，

晚一次。船是从大柳巷到蚌埠，一早从大柳巷出发，傍晚才可到蚌埠。反过来也一样。”王安忆从上海回五河，为了搭乘一日一班的轮船，总是凌晨三四点抵达蚌埠，再赶往码头，几乎所有的行程她都坚持在船舷甲板上度过。一方面脱离了火车车厢，在甲板上可以透透气；另一方面，在王安忆看来，这时可以看到淮河最富诗情的一刻“太阳离开了地面，升到了河岸的柳树丛里，船行驶着，一轮火红的太阳跟着船，穿行在柳行间，这情景是难得的瑰丽，它缓和了心情。”

正因为看到这样美丽时刻的淮河，在王安忆的眼中，距市区不远的淮河与大坝才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公园，“傍着淮河，在大塘公园的小湖中划船，就好比在澡盆里荡舟，有一点装模作样。”淮河与大坝，“柳树成荫的淮河大坝，坝顶宽阔，平坦坝下的淮河，在这个角度看起来也是宽阔的。坝子两边是大片的田野，五月的麦子芬芳扑鼻，满目金黄。”短篇小说《轮渡上》也写道：“淮河亮闪闪的，一河的日头。是淮河里较宽的一段，河岸有些远，但传来的杵衣声依然很清晰，一声声的，在空旷的河面上传得很远。还有女人的说话声和笑声，格外的清脆。”这里蓝天白云，杨柳青青，风景优美，空气清新，既能亲近自然，又能放松心情，是王安忆心中的城市公园。

王安忆一定想不到，今天蚌埠市“靓淮河”工程真的把淮河打造成市民家门口的公园，一川清流穿城过，两岸美景不胜收，淮河与大坝已成为融自然风光、生态景观、文化景观和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大公园了。

“火车是从蚌埠的心脏穿过。”这一笔描画的形象且醒目，画出了铁路对蚌埠市区的重要性，以及对

王安忆的重要性。对于蚌埠市来说，城市的发展完全是由津浦铁路的修建而推动起来的，先有铁路后有市区；对于王安忆来说，来到蚌埠完全是因为有铁路的原因。王安忆称“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她的笔下描写了从蚌埠春节返乡的情景，虽然没有正面的描写挤火车的“搏击厮杀”场景，但“车站广场人头攒动……。广场像一个起着风暴的洋面波涛起伏，浪头推来推去，然而身在其间，只觉身不由己，脚不点地，身前后全是各种行李包裹。”“月台颤动起来”“车还没来呢，可是情绪一紧张到了极点，一触即发”着实“惊心动魄”。王安忆笔下挤火车的体验已经成为历史。今日蚌埠火车站连同高铁蚌埠南站仍是我国最为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只是高速宽敞的高铁取代了当年的绿皮火车，座椅宽敞，十分的舒适，再也看不到当年的场景。

王安忆当时与同伴们经常光顾蚌埠，在《蚌埠》一文中她甚至问道：“蚌埠究竟在以什么吸引着我们？”是呀，究竟为什么呢？蚌埠和上海，有太多的不同，但王安忆通过自己城市过客的眼光，找到了两个城市在基本精神和市民日常生活上的共同之处。

王安忆笔下蚌埠华灯初上的大街，街上是步履匆匆迫切想回家的人、文雅的澡堂、周到的招待所、繁华的百货大楼、与之相连的新华书店、照相馆、影剧场、快乐的公园……以上都使她在蚌埠找到的与上海最近似的形貌，就如王安忆所说，“这城市的内心突然映射出一种熟悉的情景，是这华灯初上的街还是街上，还是街上步履匆匆的人？”应该说是既有蚌埠的大街，也有蚌埠的人给了王安忆“所熟悉的、习惯的、深感安全的日常生活。”

对于蚌埠与上海的相似之处，《申报》1919年4月17日第2张第7版《安徽蚌埠大火记详》中有报道：1919年，蚌埠“最热闹街市为二马路、头道街、二道街等处，各大银行、转运公司、绸缎庄、大旅社及各种大商店，遍设林立，故该地面不广而精华荟萃。俨若一小上海。”

不仅如此，王安忆与同伴们还渐渐进入了蚌埠的家庭。“这些家庭大都慷慨地接待我们，供我们吃，供我们住，家中的老人还会教我们几条做人的规矩。”王安忆称，她去过的那种小型的单元房是当时蚌埠大企业的宿舍楼。这些单元房很接近上海的公寓，而且是10多年后风行上海的“新工房”，里面的生活绝对的城市化，让人踏实、温馨、亲切愉快。就是这份市民日常生活中承载的充实的人生内容，有一份温暖、体贴的气息，更有一份似曾相识。

王安忆一直说“从冗长的日复一日的生计中，提炼出的精华，在它的日常面貌下，有着特殊的精神”。这“特殊的精神”于蚌埠而言，是蚌埠市民生活中务实坚韧的品质；是王安忆难以忘怀的在蚌埠期间温和的、整洁的、规矩的、安宁的生活，更是日常生活琐事共同连接起的蚌埠社会的历史变迁。

每个城市的模样取决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存在，有时，也取决于观众的眼睛，王安忆写下了她眼中的蚌埠。再看今日之蚌埠，淮河已经变成蚌埠的城中河，“靓淮河”已成为城市的“中央公园”；蚌埠火车站修建一新，原津浦铁路淮河大铁桥列入国家保护的历史建筑……蚌埠在你心中是个什么模样呢？如果王安忆再踏上淮河大坝，续写的《蚌埠》又会是个什么模样呢？

小南山

行走发现

春色如画

□韩建国

春是自然界生命复苏的前奏，春是大地舞台的主角。

身处春的大地上，感到荣幸，感受光华，更感到特有的温暖和惬意。走进春的海洋里，气息分明，春色盎然，受干冷气候的作用下，河沟里逐渐清澈见底，只有少许的水隙缓缓流淌，在春阳的映射下，水质清亮。仔细聆听水的流淌声，有点像古时的琴瑟之音，叮叮作响，富有节奏，音质清幽，旋律缭绕，与春的景致形成了和谐统一。万物生辉，春在刻画，生命自然常在。此刻，我感受到了，更看到了，寂寞了一冬的沟壑里，或仅存的汪汪水中，不知何时出现的小生命倏然映在眼前，黑黝黝的小蝌蚪聚拢在一起，似乎在讨论着什么？似乎在迎接着什么？难道是他们母亲的归来，何时归来，何时相聚？

成群成片的小蝌蚪依偎在一起，头部大都紧凑在一块，不停舞动着身体，像春日里特有的黑色花团等候绽放，有点特立独行，有点高贵典雅。蝌蚪们不时地抖动着柔弱的身体，努力着、坚持着，蝌蚪的头部与尾部似乎不是太协调，不是太统一，一些个头稍小点的蝌蚪，在水流的冲击下，感到力不从心，有点撑不住了。也许是折腾得累了、倦了，身体有些歪斜不定，甚至翻起了浅色肚皮，我有些

担忧这些幼小的个体，于是，找来一根柔软的草棒，轻轻地拨动一些身体不太协调的蝌蚪们。

对于我的造访，它们似乎没有太在意，各自尽力扭动着，有的稍显笨拙，有的还算默契，就是这样，还是有一些调皮的小蝌蚪游离了出去掉了队。看着小蝌蚪与自然界融合的画面，此刻联想到了著名画家齐白石大师创作的《小蝌蚪找妈妈》。该画看似简单明了，纯粹的黑白碰撞写意，可见齐白石虽是一介名家，却对这些幼小的生灵充满了敬畏。此画充满了童趣，采用普通简洁叙事的手法进行创作，用笔泼辣娴熟，展现了一代画匠的用心良苦和功底。

看到此情此景，赞叹贵为画界大师的齐白石，于开春贴近自然，用最纯真的写生手法，以小画面带动大手笔的点睛之作，可圈可点，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魔力！

一切生命的价值与体现，都被春的气息所包容和融汇，春是母性的回归，是母性的释放，更是母性的赐予。在春的世界里，生命大于一切，逢春爱意加身，暖意召唤有春，春掌控了绿色生灵的存续，逐渐浮现，逐渐融为一体，细品鉴赏，春色满目之境，诗意萦绕之处，定会打开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故乡情怀

家乡的棠梨

□张传庆

涡淮一带的春是不大理会节气指挥的，只需看物候，便知春来到。路边有村民用栅栏、砖石围成花圃。里面红的绿的，含苞的、初绽的、怒放的，各色花草倒也不少，只是没有早炊袅袅，少了些烟火气息。

我不由得念起老家来。东塘的水涨起来了，这么暖和，小荷也该浮出圆圆的叶了；金银花沉寂了一冬，又得费力爬上那锈迹斑斑的铁栅栏门上去；黄蒿、狗尾草、蒲公英……大概是长满了整个院子。然而，我却更怀念那棵记忆中的棠梨。

在我童年的时候，棠梨树虽然不像杨树柳树那样多见，却并不难寻。我家院子外面东北角就生长一棵，只是被几棵高大的杨树和椿树围住，它便很受了委屈一般，刚刚够得着屋檐，就不愿再向上生长了。枝干也纤弱，远不能和它的同类比较，要风少风，要雨缺雨，阳光也落不着几缕，幸好离东塘极近，水源充足，还不至于憋屈而死，可是奢望它开花结果，就很难了。清沟河南岸的缓坡上倒是生长着几棵，枝繁叶茂，样子也高大，我秋天里随父亲逛红麻的时候看到过，便牢牢地记在心里。这种树是先开花后长叶，花开五瓣，花色洁白，蕊蕊紫红，每年到二三月间，就哗啦啦地开了满树，不论近观还是远看，都还入眼。我只盼着花期早点儿过去，快点结了果实。棠梨子大概在八月间成熟，一簇簇挂满

枝头，而我们等不及它成熟便要提前摘了去，否则是抢不过鸟雀的。用钩子钩住树杈，用力拽下来，小心地摘，这树枝上长着许多刺，虽然比不上皂角树的棘刺那么粗硬狰狞，被扎了也不好受，但可能是太性急了，每次都会被扎。刚从树上摘下的棠梨子是不能当时就吃的，酸涩得受不了，倘若有了孽债非得试试，往往会涩得合不上嘴巴，且不停地流出口水来。须用袋子装好，塞进棉被或者麦秸堆里，捂上几天，待到黄褐的果皮发黑，硬实的果肉变软，就大功告成了。捏起一簇，一口咬了去，又面又甜，也不枉一番辛苦。

棠梨树极易生一种黑色的虫子，浑身都是细毛，平日里藏在树上不动，又和树皮颜色接近，很难被发现；而且喜欢聚集成一大片，又恶心又恐怖，我担心它们糟蹋棠梨子，就用长竹竿绑了火把，点着了烧过去，毕毕剥剥的，那些虫子就纷纷掉下来。我疑心这虫子有毒，不久就证实了：弟弟们光着屁股去爬树摘棠梨子，下来后肚皮肿得透亮，又刺挠又疼，回家哭闹了许久。

院子外的这棵棠梨不结果，不成材，似乎难有出息了。父亲很快打起了它的主意：寻了几根酥梨枝来，嫁接成梨树了。听说这梨树也如前辈一般懒得结果，况且我久不在家，也就没有吃过这酥梨。

唉，何时清风作伴，许我踏月归乡。



淮河岸边

李玉芝

摄

地方美食

濠城煎饼

□陆琴华

楚汉相争演绎了一段“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那年中考过后，我来到固镇县东二十里处的濠城集高中招生。从同行的徐老师口中得知垓下之战就发生在固镇县濠城镇，驰名中外，被专家誉为“东方滑铁卢”。

我们到濠城镇，正赶上逢集。交叉路口都是人，有两辆南北向的中巴同时到了人流密集的地方，堵了近二十分钟的车。徐老师说：“陆老师，你想吃点什么？”抬头看天，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以前，我在陕西西安吃过凉皮，在河南商丘吃过布袋馍，到了江苏泰州又吃过鸭血粉丝。我看身边不远处有个烙煎饼的摊子，就说：“吃张煎饼吧。”

印象中，煎饼是用石磨推出来的，那时家家户户院子里都有一个

大石磨，推一圈大石磨就朝石磨眼里丢一勺泡好的玉米或小麦。从大石磨缝里挤出来的糊子就可以摊到鏊子上烙煎饼了。可濠城烙煎饼用的糊子根本不用石磨推，而是面粉加适量的水直接和出来的，用一张饼就舀一勺头糊子摊在鏊子上烙一张。有时来吃饼的人多，摊主忙不过来，烙饼就要退居二线。那天卖烙饼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师傅，这师傅说，更多的时候这饼都是事先在家里烙好的。

我看了他的摊子一眼，果真他身旁一摞一尺多高的煎饼。来吃煎饼的人很多，有老人有小孩，有男有女。有个女子满脸都是汗，来到摊子前，对那师傅说：“大叔，我要个鸡蛋饼。”师傅就从鏊子里拿出一个鸡蛋，用窄窄的竹板敲碎鸡蛋壳，把流出的蛋白和鸡蛋清摊在鏊子上。当然，鸡蛋摊在鏊子上之前，师傅还会滴适量的豆油在

鏊子上。鏊子下是一只正着火的炭炉子，旺旺的火，眨眼之间，就能把摊在鏊子上的鸡蛋炕熟了。这时师傅就会马不停蹄地拿一张煎饼盖在鸡蛋上，这煎饼把鸡蛋盖得严严实实的，也把鏊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师傅就用铲子反复拍拍盖在鏊子上的煎饼，待拍得差不多了，师傅才会用铲子把煎饼揭起，那先前的鸡蛋呢？都附在了煎饼上，黄黄的，锃亮，很是养眼，很能吊起人的食欲。到这时，这张煎饼还不算完全做好，师傅把有鸡蛋的那一面煎饼朝上放着，就问那个女子：“你要什么菜？”那个女子用手一指，师傅就用筷子夹了一大团土豆丝放在了煎饼上，卷好，装在了塑料袋子里，递给那女子。

师傅烙煎饼的家什都放在一辆脚踏的三轮车上，有备用的饼、鸡蛋和火腿，有备用的土豆丝、海带丝和

绿豆芽等，一盆盆全摆放在三轮车上。饼是事先烙的，这四样菜也是在家炒好的，油盐酱醋，胡椒粉辣椒丁什么的一份也不能少。

等了好长时间，那师傅才烙饼给我们。我说：“生意不错啊！”师傅笑着说：“哪天都能挣个二三百块，可也不易呢。”师傅就说他每天和老伴凌晨两点就起床。我有些不信，师傅就指着车上的几个塑料盆，说：“这是我用了第七盆的菜了。”师傅接着说：“各样菜，哪天都得准备十来盆，一样十来盆，五样菜就得五十几盆。”师傅感叹他二十几岁就烙饼卖，烙了二十多年，累是累，可是看到人们吃他烙的煎饼那种高兴劲儿，也就不觉得累了。

师傅把我的饼烙好了，我咬一口，呀！劲道，有韧性，耐嚼。里面的鸡蛋和蔬菜呢？也新鲜可口，香味十足。